

經籍典第四百二卷

通鑑部總論四

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三 漢景帝初政

周仁爲郎中令張敞爲廷尉鼂錯爲內史

或問錯仁敞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官及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爲瑱罔聞於行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敞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爲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隋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敞劾奏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至於參夷之誅敞之折獄果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爲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敞皆刑名之學進爲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脈者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周仁爲九

卿入臥內雖于人無所毀不過倭幸之臣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師傅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熊繹也其有錯仁毆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曰天敘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敘聖人制禮爲子有適庶之辨爲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常棣之雅所爲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萬鼐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爲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爲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剪桐之戲刺盎之謀幾於

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隙成獄辭之焚斧鑕之謝吁其晚矣仁人明乎天理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啟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犬牙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爲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圖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之變

吳澤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嚮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遠爲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紆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恩之怨爲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相析故轉安爲危者錯也轉危爲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枝葉彫零本根不茲權歸於外戚祚移於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栗太子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爲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之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褒姒比而太子宜曰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斃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敖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

侯本兵柄而力爭東宮之廢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黜條侯固爭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能免彘倫泯亂焉得爲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元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爲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吁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苟容者矣

鄧都甯成爲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甯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鄧甯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歐之刑名錯爲御史大夫鄧都甯成爲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倣而爲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唯董仲舒轅固而下帷講誦不得以經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者法術所尙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爲苛切之政古法公族有罪猶不加刑

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郅都之爲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能撫民以寬乎周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甯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璫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命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哉

董仲舒請武帝立太學設庠序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大學庠序之制曰大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鄉有庠里在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廢缺之餘至於戰國游說之士馳騫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散於田橫陳豨

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潁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於行教化之爲大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爲仁誼禮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誼則行己有恥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恥而忘誼色父詐母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爲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固爲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噫仲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哉

丞相請罷申韓蘇張之言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爲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歐以刑名爲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辨抵巇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爲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爲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爲齊相而巫蠱之禍成於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爲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亦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相之疎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棄莊士而邇儉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爲不可中大夫莊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卽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

終至於黷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衰職有闕山甫補之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卽位之三載年末二十而待三公如此爲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敢格非閉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宮伯統於冢宰僕御虎賁統於司馬內外之體一也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大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數詘蓋自莊助之諸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侍中壽王難之迨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來矣此帝之失二也甲冑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明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懾威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偏師策勳而攔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修其德而勤民於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爲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爲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吳趙皆列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略地之謀非爲淫樂也若貴爲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塤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尙書爲樸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高文景之不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耽樂危亡之幾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昭令德以示子孫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敗之君猶天也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爲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林然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

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闊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樂而忘銜鑒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冒於原獸肆於民上帝於是失君臣道矣蹈夏商之覆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爲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惟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爲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

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至於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略也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制氏寶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旣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爲一僅見於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鼓鐘箎弦之聲未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爲丞相

或曰穰侯顯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達武帝相竇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咨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召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眞賢碩德固無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以元舅褒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況置相非其人者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國有賢行孝文不私以爲相爲子孫萬世之法

其慮遠矣孝景謂竇嬰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逮嬰遠甚其可以儀刑百揆乎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除吏請考土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旣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賂幸免於戮相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之專梁冀之弑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公廣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卽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於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以孝爲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爲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爲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

之議不舉孝爲不敬不察廉爲不勝任則孝廉有輕重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耆宿見棄真僞不明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答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爲子必孝爲士必廉秉彝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徹車羸馬求是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陵隕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東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句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高陵令以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是不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駒虞之不殺竊脂之布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爲無窮之患重以決通隄防隳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羣臣負薪宣房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刑期於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

向譏之晉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於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三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爲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略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爲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爲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刀筆之鉅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人之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年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乃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